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八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疏周人明堂者此記周明堂之制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云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戴震云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

之東靑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者明堂亦四堂此南堂一面廣脩之度也餘三堂同云五室凡室二筵者五室亦土室居中四行室居四維與夏世室同每室廣脩皆二筵賈疏云夏之世室其室皆東西廣於南北也周亦五室直言凡室二筵不言東西廣鄭亦不言東西益廣或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也若然殷人重屋亦直云堂脩七尋不言室如鄭意以夏周皆有五室十二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詒讓案世室明堂五室並正方夏周制本不異十二堂卽兩夾及四正堂之合數並詳前疏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明堂一面之度故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孝經援神契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

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大室孝經緯說與此經同自鄭誤以九七之筵爲全堂權方之度而古制晦李謐明堂制度論駁之云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

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閒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閒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橫八尺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閒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閒哉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牛弘議亦云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明堂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大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四面丈八

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
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陋矣案李牛所論足
證鄭義之疏宇文愷議亦謂三代堂基並方房鄭義與古違異
惟李氏又以夏周文質之異度堂筵几之殊並疑經文之謬則
妄也唐宋以後說明堂者率沿鄭說近代諸儒始知九七之筵
爲一堂之度而阮元所釋尤覈其說云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
也約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約當今
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
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
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玄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總章之東
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

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於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此五室皆當重屋圓蓋之下若於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太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則可上載圓屋幷遮五室矣又云重屋見於考工記上圓下方見於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霤雨水於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於圓屋之下方屋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陳澧云明堂之制見月令曰太廟者四曰个者八曰太廟太室者一見考工記曰五室見大戴禮盛德曰上

圓下方說者大都以四大廟八个五室皆在九筵七筵之內其制度太狹廣與袤又不稱阮以九筵七筵爲一面之度舉一面以該三面於是九筵七筵之義始明室二筵者其地本方三筵四壁皆厚半筵室中方二筵也記云室中度以几鄭注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卽其義也記不云室中二筵者猶九筵七筵不必云堂上也云二筵不云若干几者與上文九筵七筵連文也其度則二筵而度之則以几不以筵耳築土爲壁上承重屋非半筵之厚不勝其任且古一尺當今六寸許二筵僅當今一丈許若復去四壁其中太狹不足行禮二筵不計四壁明矣幷四壁則方三筵三室則九筵與一面之廟个同廣也堂基爲亞字形八隅立柱以承圓屋盛德所云上圓者圓屋也下方者亞形

八隅也案阮陳說是也明堂東西九筵廣度不及世室之半明四堂之角無復餘地則堂必四出爲亞字形可知依阮說四堂各廣九筵脩七筵堂內正中爲五室爲地總方九筵而堂外四角各缺方九筵之地爲廷其說塙不可易以此推之蓋自南堂廉至北堂廉共二十五筵爲尺二百二十五東西亦如之即四堂全基之度也惟五室每室中方二筵加每室四壁一筵適盡方九筵之地則當以陳說爲定解此經於周制止舉堂室實則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之制當與夏世室同四阿重屋之制當與殷重屋同經不具詳者冡上文而省也其四鄉各從方色每室四戶八牖屋上圓下方宮外四門之制參證羣籍蓋亦當與古同故通典吉禮約此經及鄭注說之云明堂東西長八十一

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室每室廣一丈
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十一尺
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
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宫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
今攷杜以五室於廣九筵脩七筵一堂之上爲之及以白盛爲
牆壁之通制並沿鄭說而所推門階牖戶之數則不誤惟明堂
門堂之制經注並無文以世室之制推之當亦取正堂脩七筵
廣九筵三分減一以爲門堂之度則每塾堂脩四筵有六尺廣
三筵兩塾合廣六筵也又取七筵九筵三分減二以爲門室之
廣脩則每塾室脩二筵有三尺廣與堂同依鄭兩室與門各居
一分之說推之則明堂門當廣亦三筵杜謂每塾堂各得正堂

三分之二則合門與兩塾其廣倍侈於堂又以門室取數於門堂三之一即於三之二中三分取一其說並不可通又謂明堂門廣二十一尺蓋依下文廟門容大扃七个爲說則合門與兩塾不得各居一分與鄭義亦不合五詳前疏漢魏以來言明堂者駁文說制不可殫述玉藻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

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淯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

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案異義所述古周禮說卽本此記惟云明堂文王之廟又云蓋之以茅則記無其文葢別據孝經說許參合引之未及析別耳許所述諸家說與經異者如此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而許引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攷宋本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月令本作堂高三尺則與後鄭說殷堂之高正同非周制也東西九筵之文則盛德所引亦與此經正同孔引異義譌尺爲文筵爲仞遂成齟齬此經既特著度筵之文明廣脩皆以筵計月令說不當筵仞錯出其譌審矣此經云五室室有四戶八窻

則有二十戸四十牖而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又引明堂月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即九室之數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云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同明堂月令論云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說亦略同今攷十二堂即四堂兼兩夾之通數桓譚云十二坐蔡云十二宮其實一也已詳前疏至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之說則與此經乖剌鄭㠯爲秦制御覽禮部引三禮圖云周制五室秦爲九室蓋即本鄭義魏書袁翻傳明堂議云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

之白欲爲一代之法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令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今案袁氏文中鄭義又謂月令無九室之證九室即漢制之九房其說甚塙封軌牛弘明堂議並廢九室爲秦漢之制謂室以祭天依行而祭故不過五九室爲無用魏書賈思伯議亦謂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及徐氏劉氏之說皆同此記爲五室廢鄭蔡九室之制爲不可從與鄭義皆足相申證然賈氏又以月令八个傅會五室云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乘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

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靑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案

賈意葢謂四隅室即夾室亦謂之个一室分屬兩堂則四室即是

八个與裴頠以九室之隅室爲四維之个說葢略同不知四隅室

分應四行與堂旁之个不同个本非室不可以配大室爲五且以

四室爲八个彼此通互其說巧而難信李謐亦主五室之說而

謂四室居四中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即寢之房

也則又隱據漢九房之制與九室名異而實同不知五室九室

之制考工與大戴記本異此經法制詳備塙爲周典盛德襍摭

舊文不必一代之制後儒必欲參合兩制爲一遂至岐迕百出

至賈思伯議謂裴頠有一屋之論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謂

明堂本無室廂五室九室爲皆不可信其謬又不足論矣明堂

宮脩廣之度此經亦無文盛德引明堂月令說云其宮方三百步則與覲禮會同之壇同古制或當如是明堂所在之地鄭駁異義從湻于登說在丙巳之地與盛德云在近郊三十里異御覽禮部引孝經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也又引春秋合誠圖云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白虎通義辟雍篇三輔黃圖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云在國之陽大戴禮記盛德篇盧注引韓詩說云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又詩靈臺孔疏引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亦云在國之陽國門外說並與湻于登說同前左祖右社章賈疏引劉向別錄則云左明堂辟雍右宗

廟社稷說苑脩文篇亦云路寢承乎明堂之後是謂明堂在宮中金鶚云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淯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三爲陽數也案金說近是黃以周謂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孫星衍亦據尸子殷日陽館證明堂在國陽謂夏商已在東南郊皆足證鄭義至先秦西漢古書述明堂制度許鄭所未及者復多紛互宇文愷明堂議及藝文類聚禮部引周書云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

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
四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案
周書說戶牖高廣之度無可質證堂高四尺與覲禮會同壇高
同而與此經不合堂方百十二尺則止十二筵四尺於一堂之
度爲太多於四堂之度則又太少且彼室方百尺內方六十尺
與此經五室之度亦絕不相應況堂通方百十二尺而室已占
百尺則堂止得一筵有三尺兩面分之止六尺此必不可信者
也明堂有四門於制無疑而周書取五門之皋庫應雉分列四
面則與宮寢門制不合且五門以應門爲正門明堂以南爲正
故待爲三階假令取宮門爲名亦宜以南門爲應門今乃南庫
東應其不足據明矣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法

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明堂月令論說略同今攷上圓下方爲通天臺及堂四向五色之制於理可信詳前唯堂方十六筵與此經不合孫星衍謂百四十四尺爲

卽南北七筵東西九筵之合數然論方積則九七之筵廣脩相乘其五千一百三尺若論方面則廣脩不可合幷爲方二書之說必不能通於此經至屋圓楣之說似謂覆四堂之屋亦爲圓屋則與重屋四阿之文不合太室方六丈與周書說同通天臺之徑此經無文尤不足論明堂上圓者惟最高之重屋爲然所覆者不出五室九筵之地必無徑二百十六尺之廣第二層方屋四面外出與四堂正相覆豈能爲圓楣哉又據世室門堂取數於正堂三分之二明堂門塾當與彼同黃圖說謂太室方六丈取三之二門堂長四丈率尤不合其他室屋壇柱度數皆無可證今不具論牛弘宇文愷議又引馬宮說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案馬說與諸書並不甚合牛氏亦謂不詳其義以意推之百四十四尺加七十二尺爲二百十六尺則是二十四筵也馬意葢以東西兩堂各九筵爲十八筵加二室每室三筵凡六筵合之適二十四筵以十六筵爲兩序閒序外左右堂隅各四筵合之爲七十二尺即大於夏堂之數馬說大意葢如此依其說則明堂兩序閒廣已幾及倍全堂之廣復過於此實不可通姑著之以備一義　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者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盛德記說同周書大匡篇云明堂所以明道五經異義消于登說云明堂盛貌三輔黃圖云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顯有能

襄有行者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新論云天稱明故命曰明
堂賈疏云以其於中聽朔故以政教言之孝經緯援神契云得
陽氣明朗謂之明堂以明堂義大故所含理廣也案賈引孝經
緯專據南堂言之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明者陽也光也鄉
陽受光故曰明義亦同鄭通晐四堂故說與彼異云周度以筵
亦王者相改者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一
丈案許說本此經而長度不合未詳所據公食大夫記云司宮
具几與蒲筵常加萑席尋注云丈六尺曰常聶氏三禮圖引舊
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文王世子注云席之制廣三
尺三寸三分葢筵席廣度略同而長度則有或丈六尺或一丈
或九尺八尺七尺之異故此記特著其度與賈疏云對夏度以

步殷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者賈疏云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漸高則夏當一尺故云相參之數孫星衍云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故周制堂崇一筵高三尺則階三等凡三尺爲一等數九階賈疏引賈馬九等階者蓋言九尺之筵階凡九等說亦通詒讓案堂崇九尺以三尺爲一等於度似太高攷覲禮記會同之壇深四尺鄭注謂一等一尺以彼例此則明堂九尺之階亦當爲九等前疏引賈馬九等之階與世室之九階雖不合而移以釋明堂則適相當故士冠禮賈疏亦云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傍九等爲階是也至古書說明堂者多云高三尺盛德記云堂高三尺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法三統又引周書明

堂三云高四尺孫星衍陳壽祺並謂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依鄭此注說則三尺為殷制而夏制一尺為尤卑俞樾云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為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案俞說是也呂覽三等之階疑亦據夏殷制言之云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者論語泰伯篇云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鄭言此者欲證夏堂一尺卑於殷周與論語義正合也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賈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

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制同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據周而言則夏殷王寢亦制同而大可知也案依鄭賈義則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故詩小雅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玉藻注義亦同斯干孔疏云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

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宜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宜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

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配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旣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江永云周路寢之制略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

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閒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案江說是也洪頤煊金鶚說並同賈孔及唐人申鄭說者率舉月令明堂位及周書作雒篇文以爲徵驗今攷月令十二月居四大廟八个自是王居明堂之禮鄭注誤以爲大寢大史疏已辯之矣明堂位謂魯大廟如天子明堂者自謂天子宗廟堂皆南向其重屋兩夾諸制與明堂南面一堂形制略同耳非謂宗廟亦具四堂五室也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述左氏說以大室爲大廟中央之室屋卽重屋蓋亦以魯大廟爲明堂制然左傳實無是說公羊穀梁說則並以大室爲魯公廟漢志所說蓋西漢左氏經師肊定以傅合明堂位之文實不足

據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此可證魯廟不爲明堂制故房後之北堂與正堂異制否則四堂如一安得北堂獨爲殊異乎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宋書禮志云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蓋卽指此今案繹作雒之文乃總記廟寢明堂三者殊異之制非謂每宮各備此眾飾也否則明堂四面九階記有明文安得復有內階邪然則三經之說皆不足證鄭義夫明堂爲祭五帝之宮故有五室之制隨五時而用之若宗廟時享則一歲四舉本無中央之祭而虛制五室爲無用矣路寢之制顧命有明文鎬京雖周舊都然大

寢內朝所在必不因廼就簡鄭荅趙商以爲猶諸侯制殆無爲之說不足憑也至賈疏引書傳說路寢制度明堂位孔疏及禮書並引書多士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與賈所引又小異所說度旣似太侈又不宜有北堂而無室疑皆有舛誤今攷定廟寢制本不如明堂則南北無三室自無不容旁之疑賈氏所辯可勿論矣兩漢諸儒說明堂者又或以路寢祖廟大學辟廱傳合爲一王蘗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盛德記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旣以明堂爲郎文王廟又以爲郎路

寢盖襍采衆說故自成岐牾此與舊宮之說同不足據舊唐書禮儀志顏師古明堂議不從盛德文王廟之說而謂明堂即路寢與盛德後說同左傳文二年孔疏云左氏舊說及賈逵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此以明堂爲即祖廟也詩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立明堂於中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三輔黃圖馬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牛弘議亦云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廱大學同處又舊唐志引漢孔牢等議說同此以明堂爲即辟廱也詩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又引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

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

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禮記保傅篇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
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魏文侯孝經傳曰
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太學明堂之東序也
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
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
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
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
京大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鄭王制所謂以
訊馘告者也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又
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王者月居其房告
朔朝曆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太廟其上

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圜以辟雍案盧穎蔡高之說傅會廟寢大學搆以爲即明堂說殊牽合今攷盛德記及韓詩說鄭駁異義已糾其非盧辯盛德注亦斥明堂爲文王廟之謬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與駁異義說同牛弘議引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靈臺疏引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

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

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卽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致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幼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

子此又其證也賈思伯議亦駁蔡說云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即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袁賈二家所論足正諸說之謬惟尸子說周公踐東宮似非明堂袁合爲一則非也明堂古制外環以水或通稱辟雍徐養原云凡水形如璧即曰辟雍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其說是也然則明堂之辟雍與大學辟雍絕異若路寢宗廟則皆在王宮之中與明堂地遠不相涉其形制固亦絕不同也凡宗廟路寢大學與明堂不同之說互

詳宮人大史大司樂疏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室中度以几者此汎論諸度之法也几度詳司几筵疏戴震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歟　注云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者賈疏云對殷已上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者謂堂後室四壁之內也賈疏云對宮中是合院之內依爾雅宮猶室室猶宮者是散文宮室通也詒讓案明堂位孔疏引尚書大傳說路寢制堂室並度以雉則與明堂異此經

又不具也詳宮人疏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廟門容大扃七个者以下並記廟寢諸門廣狹之制廟門者謂宗廟南向之大門也都宮之門當亦同廟在應門內之左而門度則小於應門依前注周明堂之門廣三筵二丈七尺則廟門減於明堂門六尺也說文鼎部引周禮扃作鼏个作箇段玉裁云說文鼎部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此以冋冂之冂爲聲讀如扃古熒切鼏鼎蓋也從鼎冖聲此以一下垂之冖爲聲讀如幎莫狄切鼏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蓋作鼏作箇者故書作扃个者今書也今本說文有鼏無鼏而鼏音莫狄切正誤合二字爲一也案段說分別鼏鼏二字是也說文金部鉉字注又云易謂之鉉禮謂

之闈王引之謂說文禮謂之闈禮上當有周字亦可與闈字注互證又案此經所記門制並止詳廣度不及高度他書亦無見文竊謂古者兵車得入國門乘車又得入宮門廟門依總敘兵車建兵六等之數凡二丈四尺而輪人乘車建蓋凡一丈四尺若然國門之高度當在二丈四尺以上宮廟門高度當在一丈四尺以上與　注云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者賈疏謂約漢禮器制度案扃闈之段字士昏禮公食大夫禮陳鼎皆設扃鼏注云扃鼎扛所以舉之者也牛鼎者聘禮牢鼎九實三牲魚腊等以牛鼎爲首形制亦最大淮南子銓言訓云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許注云函牛受一牛之鼎也爾雅釋器云鼎絕大謂之鼐牛鼎蓋即所謂鼐矣御覽珍寶部引阮諶三禮圖云牛鼎

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諸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
爲之三足李氏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說同聶崇義云牛鼎三足
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扃長三尺漆丹兩端各三寸天子以
玉飾兩端諸侯以黃金飾兩端亦各三寸丹飾案聶說扃天子
以玉飾即易鼎上九所謂玉鉉也諸侯以金飾即鼎六五所謂
金鉉也云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者以七乘三尺得二丈
一尺也特牲饋食禮注云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
者此讀然方言云個枚也案个者介之省經典通借爲箇字詳
梓人疏闈門容小扃參个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
參个六尺疏闈門容小扃參个者闈門爲廟中之小門故其廣
又狹於廟門宮中小寢門及諸側門制亦當同　注云廟中之

門曰闈者保氏注云闈宮中之巷門此冡上廟門故知其爲廟中小門襍記記奔喪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士冠禮云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焦循云兩廟之閒有巷婦人入廟由巷入闈門也不然太祖廟之闈門外飾昭穆廟立於闈門外豈立於昭穆廟乎案焦說是也葢闈爲小門之通稱廟側小門旁出外通於巷故亦謂之巷門廟中闈門方位所在無文襍記孔疏云闈門謂東邊之門案孔說葢據冠禮爲說焦循據士虞禮注云闈門如今東西掖門謂朝廟東西壁有二闈門金鶚則謂東西北富有三闈門各居當方之中今攷士冠禮冠者自西階適東壁而出闈門者以母適在東壁闈門之外無由洪西壁之必無

闈門也孔說與鄭士虞注義不合殆未足爲齊疑廟外都宮之周垣當有東西北三闈門其內前廟後寢由寢達廟及昭穆二廟夾垣並當有闈門寢門出廟北東西門在廟兩旁則金說是也凡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有闈左閔二年傳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武闈疑卽魯武公廟之側門猶襄十一年傳云盟諸僖閎杜注以爲僖公廟門閎閎通稱皆側門也互詳保氏疏云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者賈疏云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膷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膷鼎據陪鼎三膷臐膮而說也詒讓案聘禮云陪鼎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公食大夫禮注云膷臐膮今時臛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蓋牢鼎九以牛鼎爲首陪鼎三以膷鼎爲首此小扃爲膷鼎之扃郎

謂陪鼎之扃也聶崇義云羊鼎之扃長二尺五寸豕鼎之扃長二尺依聶說則豕鼎扃與腳鼎同云参个六尺者以三乘二尺得六尺也經文例凡命分字用参紀數字用三此参个爲紀數而作参下應門同並與例不合下章注作三个亦與此注不同疑經注並當作三今本乃傳寫之誤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疏】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者焦循云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得三丈三尺云不容者視三丈三尺爲狹也金鶚云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兩門乃容當云容乘車五个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个爲

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案焦金二說略同並較鄭爲長

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者路寢之大門也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是大寢卽路寢故門亦卽名路門天子五門自外而入路門爲第五詳閽人疏云乘車廣六尺六寸者據輿人車廣與輪崇同云五个三丈三尺者以五乘六尺六寸得三丈三尺也云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者鄭意前經並言一門所容之度此獨言不容其度未明故定爲兩門乃容之明一門不得容也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者半三丈三尺得丈六尺五寸也焦循云廟門容大扃七个

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視應門止三之二也應門二徹參个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應門二徹參个者江永云此諸門之廣皆并兩扉言之也賈聘禮疏云直舉應門則皐庫雉亦同　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者據爾雅釋宮文洪頤煊云天子諸侯皆以路門外之治朝爲正朝天子正朝之前有應門故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云二徹之內八尺者徹卽軌也軌廣八尺故二徹之閒八尺云三个二丈四尺者以三乘八尺得二丈四尺也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六

卿三孤為九卿疏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戴震云外九室蓋九卿省其政事處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視朝在路門外庭凡有職於朝者咸至也聽政在路寢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處有當告者乃入也玉藻又曰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大夫退於家君乃適小寢也　注云內路寢之裏也者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寢五並在路門之內此九室九嬪所居則當在后宮蓋又在王燕寢之後通而言之則皆王路寢之裏也胡培翬云左傳成十八年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昏義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在正朝之左右則九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案胡說是也焦循說略同洪頤煊云九嬪九

室以外朝之法準之九室亦當左三右六居后正寢之兩旁云
外路門之表也者謂九卿之室在路門之外路門外卽治朝左
右昏義注云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內
外之政也九室卽詩鄭風緇衣所謂館鄭彼箋云卿士所之之
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六卿於九室朝其屬吏而治其
職事故亦通謂之朝國語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
家事於內朝韋注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案彼卿以下
內朝外朝當如陳祥道金鶚說爲卿大夫私家之朝若韋所云
公朝對卿之寺舍朝家臣之朝爲名蓋卽指此九室言之與君
之治朝異亦謂之次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注以次爲諸吏
直宿之處是也蓋九卿入宮治事之次與宮中諸吏同處若常

時退直及治小事則各於宮外之寺舍詩緇衣孔疏引鄭舜典注云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大司馬注亦謂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軍將皆命卿也然則九卿之寺舍不在宮中明矣通典賓禮云皋門之內曰外朝近庫門有三府九寺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案杜謂九室在應門之東據朝士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以推此經義也然彼爲朝位此爲治事之室二者不足相證又謂夕歸於庫門外則由誤謂九卿寺舍在宮內不足據也云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者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此卽宮正注所謂部署諸廬是也賈疏云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云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者賈

疏云九嬪職文案內宰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是以鄭引九嬪職掌婦學之法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云六卿三孤爲九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鄭注本此通典職官說同王引之云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表說也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豈得以孤爲三强合六卿而爲九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

日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儻如三公闕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涖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

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當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羲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九卿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名遂以三少厠其間矣鄭君注掌交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昏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

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
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者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
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案王說是也漢表以九卿爲三少及
六卿此古文說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尚書大傳白虎通義封
公侯篇並謂天子立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每一公以三卿佐
之是爲九卿春秋繁露爵國篇亦云三公自參以九卿此今文
說也二說並與周官制不合竊謂王制昏義九卿鄭注以爲夏
制說苑伊尹所云則殷制也唯國語魯語爲周人述當代之法
而月令所說則本呂氏春秋此經作於戰國之際故與呂書正
同疑春秋以後侯國僭侈之法必非周初官制則不當以六卿
三孤强充其數矣孤非三少亦詳掌次疏九分其國以爲九分

九卿治之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注云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者其國通畿王國而言非謂國城中賈疏云鄭恐九分其國分其地域故云分國之職也云三孤佐三公論道者鄭以三少爲三孤故云佐三公論道其說亦非也云六卿治六官之屬者賈疏云欲見分職爲九分之意以其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則佐三公者也但三公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書傳又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則三公六卿亦有職此亦據夏而言周則未見分爲九分也案此經皆據時制必非夏法鄭亦無此意賈說不足據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

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此記王以下宮城門牆之崇度也五雉者高五丈郎六仞有二尺也賈疏云爲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案賈說是也門屋自天子以下皆爲兩下故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霤蓋中高爲阿而內外各兩下爲霤是其制也兩下即夏屋之制故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通典吉禮引韓詩傳云殷商屋而夏門周夏屋而商門則以周門屋爲商四阿之制殆非也此門阿依後注即臺門之阿則是天子諸門之通制鄭閽人朝士注謂天子雉門設兩觀今以明堂位攷之似當在應門兩觀當高於臺門二雉則宜高七雉與宮隅同禮書引尚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五分其內

以其一爲高則堂高一雉長又五分雉長之一卽三丈六尺也彼蓋據路寢檐宇距地言之門堂之制旣準正堂而門基又與地平則檐宇之高必不得逾於堂然則門阿蓋高於門堂約二丈門闕又高於門阿二丈其降殺亦略相應也阮元云雉與絼同音雉有度量之義雉絼皆用長繩平引度物之名封人置其絼司農注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同名案阮說是也絼說文糸部作紖爾雅釋詁云雉引陳也雉與引義蓋亦相近但度數不同耳云宮隅之制七雉者賈疏云七雉亦謂高七丈不言宮牆宮牆亦高五丈也詒讓案七雉卽八仞有六尺也云城隅之制九雉者賈疏云九雉亦謂高九丈不言城身城身宜七丈案賈本五經異義說詳後疏九雉卽十一仞

有二尺也　注云阿棟也者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同鄉射記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胡承珙云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毛詩考槃傳云曲陵曰阿大雅有卷者阿傳云卷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曲京曰阿說文阿一曰曲自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即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有穹然卷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即以棟爲阿屋有四注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於兩下者曰門阿然則阿爲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耳案胡說屋之中脊當棟處名阿是也蓋阿即所謂極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

之極上覆以瓦謂之甍下承以木謂之棟二者上下相當故鄭
禮注訓阿爲棟當阿爲當棟而說文木部云棟極也瓦部云甍
屋棟也釋名釋宮室云屋脊曰甍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明其義
互通凡門屋雖兩下而亦爲上棟下宇故鄭卽以棟言之實則
棟木承甍究不足以盡極之高經著門屋高度自當據門脊之
盡處計之鄭偶未析別耳至稱極爲阿義葢取於高而下也爾
雅釋山云大陵曰阿又釋丘云偏高阿丘葢極爲屋之最高者
猶大陵高於大陸大阜也極自一面視之則有偏高之形猶阿
丘之爲偏高也又案莊子外物篇闚阿門阿門亦卽謂門臺之
有阿者彼釋文引司馬彪云阿屋曲檐也屋曲檐卽所謂反宇
與阿棟上下縣殊非正義也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者釋文

云浮思本或作罘罳案明堂位疏屏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
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釋名釋宮室云罘罳在門
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廣雅釋宮云
罘罳謂之屏古文苑宋玉大言賦云大笑至兮摧覆思漢書文
帝紀九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注云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
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古今注云罘罳屏之
遺象也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
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浮思罘罳覆思並聲近字通角
與宮伯注四角四中義同說文𨸏部云隅陬也廣雅釋言云隅
陬角也故鄭以宮隅城隅爲角罘罳焦循云宮隅城隅即西
南隅曰奧之隅鄭注角浮思角即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

古今注皆訓爲門外之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於城二丈葢城角隱僻恐奸宄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證案焦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說未央宮東闕罘罳云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據此則罘罳本爲門屏屏在門外築土爲高臺又樹版爲戶牖而覆以屋其制若樓觀而小故漢書顏注以爲連闕曲閣覆疏及明堂位孔疏又並以爲小樓是也城隅築土合版高出雉堞之上與門屏相類是謂之屏浮思漢時宮城之制葢尚有此故鄭據爲釋也凡古宮城四隅皆闕然而高故韓詩外傳云宮成則必缺隅宮隅城隅皆在四角與城臺門闕居四中者異墨子

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𢹂又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是城隅必在四角之證也又案天子諸侯宮門有臺又有闕闕即觀也城門亦然故城臺亦謂之城闕詩鄭風子衿云在城闕兮又出其東門云出其闉闍毛傳云闍城臺也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闉闕之中闉闕即闉闍也城臺之高度此經無文以意求之蓋當與城隅同度經著城隅之度而不及城臺者互文以見義毛詩傳謂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明城以隅爲最高則城闕之高不得過於隅明矣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者據周禮舊說及今文尚書春秋左氏說也左傳隱元年孔疏謂賈逵馬融王肅說並同賈疏云凡版廣二尺公羊云五版爲堵高一丈五堵爲雉書傳云雉

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雉皆爲丈之義詒讓案左隱元年傳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杜說用鄭義蓋堵雉之根數生於版鄭說版廣二尺長一丈積五版之廣以爲堵之高則方一丈積三堵之廣以爲雉之廣則三丈雉之廣三堵即三版之廣雉之高一堵亦即五版之積也而公羊定十二年傳云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詩小雅鴻雁毛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引公羊傳而釋之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檀弓注亦云版蓋廣二尺長六

尺大戴禮記王言篇又云百步而堵此說版堵度並異左傳孔
疏引五經異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
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
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
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
高者用其高也又詩鴻雁孔疏引鄭駮異義云左氏傳說鄭莊
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
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
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
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廣量於是定可知矣又

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焦循云詩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正義云五版爲堵累五版也版廣二尺然則毛公說版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周禮左氏說同箋引公羊傳云五堵爲雉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鄭云則版六尺者葢雉爲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曰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每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每版得高二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爲版則三堵爲雉鄭以六尺爲版則五堵爲雉說版有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此但版長八尺爲異五版爲堵仍累二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

故雉長二千丈百雉長二萬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於王城非公羊傳義案焦說是也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廣狹之差也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環涂謂環城之道疏經涂九軌環涂七軌者經涂已見前此復出之者以環涂野涂皆依此法減明根數也七軌者積五十六尺則環涂九步二尺也賈疏云不言緯者以與經同也云野涂五軌者賈疏云國外謂之野通至二百里內以其下有都之涂三軌言都則三百里大夫家涂亦三軌也故知此野通二百里內也案依賈說則此野涂專屬郊甸以內田野閒通行之道與遂人田閒五涂異其稍以外公邑家邑之野涂並當與都野涂同度也此野涂五軌積四十尺則六步四尺也　注云廣狹之差也者環涂環

九緷九緯之外故狹於經涂緯涂野涂在國門之外故又狹於環涂皆以二軌迭減也云故書環或作轘杜子春云當爲環者徐養原云環轘同聲相借軌爲轍跡以轘爲環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轘轅蓋亦此意段玉裁云以其義正其字也云環涂謂環城之道者國語齊語韋注云環繞也謂繞城下之道與經緯二涂相湊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州與周通州道卽此環涂也賈疏云謂遶城道如環然故謂之環也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疏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者記內諸侯之城制也城卽城隅不言隅者冡上文省隱元年左傳鄭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

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詒讓案依左傳說都有大中小方長里步各異其城高度則一故此經直云都城不分大中小也　注云

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者縣士注云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是也云王子弟所封者即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大都爲王子弟所封詳大宰載師疏賈疏云鄭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者則惟據大都而言不通小都卿之采地以司裘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則卿不入諸侯中此云都案諸侯而言故不及小都也大都諸侯兼三公直云王子弟其言略兼有三公可知案此都當亦兼卿采邑之小都言之蓋小都惟畢數減於大都其城之高度則同也鄭賈說未晐云其城隅高五丈者賈疏云以上文王門阿五雉今云門阿之制爲都城制城制五雉若據城身則與下諸侯同故知此城制據城隅也案賈說此城身高三丈據五經異義說侯伯城制約

與彼同也詳後疏云宮隅門阿皆三丈者明宮隅門阿降於城
二丈也王宮門阿降於宮隅二丈此與宮隅同者以三丈不可
再減亦禮窮則同也賈疏云以下文畿外諸侯尊得申爲臺門
高五丈此畿內屈故宮隅門阿皆三丈也**宮隅之制以爲諸侯**
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
器曰天子諸侯臺門【疏】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者記外諸
侯之城制亦謂城隅也　注云諸侯畿以外也者別於上王子
弟所封都爲畿內侯國也云其城隅制高七丈者據王宮隅之
制七雉諸侯城制與之同則七丈也云宮隅門阿皆五丈者亦
降於城二丈也賈疏云案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
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

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其天子及公城與此匠人同其侯伯以下與此匠人說異者此匠人云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高五雉亦謂城隅也其城高三雉與侯伯等如是子男豈不如都乎明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有此匠人相參以知子男皆為本耳亦互相曉明子男之城不止高一丈隅二丈而已如是王宮隅之制以為諸侯城制者惟謂上公耳以此計之王城隅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之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以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天子門阿五雉則宮亦五雉其隅七雉上公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五雉則其宮高亦五雉都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三雉則其宮高亦

三雉何者天子門阿與宮等明知其餘皆等惟伯子男宮與都等其門阿益高於宮當如天子五雉何者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以此觀之及五等諸侯其門阿皆五雉可知都城據大都而言其小都及家之城都當約中五之一家當小九之一爲差降之數未聞也詒讓案諸釋鄭意似以諸侯城制五等皆同異義引古周禮說分諸侯之城爲三等非鄭義也又案天子諸侯門阿亦宜有降殺而鄭謂諸侯宮隅門阿同五雉者賈校并義蓋專說諸侯中門之制猶上經門阿亦專說天子應門之制也天子中門設兩觀故門阿必抵於觀諸侯中門跨門爲一觀則門阿卽觀之阿故高得與宮隅等此正足證鄭意亦謂觀高與隅同度也若中門以分餘門皆不設觀則其門阿固

當低於宮隅此其形制甚易明鄭必不据同之矣互詳前疏又諸侯小都以下城高賈云未聞左傳隱元年孔疏謂三丈以下不復成城諸侯都城葢亦高三丈則似無差降理或然也引盧器曰天子諸侯臺門者賈疏云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意也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疏】環涂以爲諸侯經涂者此記畿內外侯國道涂之制也諸侯經涂七軌賈疏云諸侯直云經涂不言緯涂緯涂亦與天子環涂同可知云野涂以爲都經涂者王國家邑大小都經涂五軌也　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者據上文云國中九經九緯云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者賈疏云以經涂七軌以下差降爲之

故知義然也又知都環涂野涂皆三軌者此涂皆男子由右女由左車從中央三者各一軌則都之野涂不得降爲一軌是以遂人注云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以其野涂不得下於田閒川上之路故也案依賈說凡涂制以三軌爲極限不得復減若然諸侯國之都經涂環涂野涂當同三軌更無降殺亦禮窮則同也

周禮正義卷八十四終